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三十回 鐵善寺暗伏十絕計 戰月台雙猛殺四寨

上回書說到：雙猛攬重陽，群俠有驚無險，來到東配殿廊簷下。眾人往大殿以內觀瞻，太師椅上端坐兩位高僧，西邊這位站起來晃蕩蕩，身體高大，魁梧奇偉，足有九尺多高。前胸寬，背膀厚，虎體熊腰，真是四楞胳膊起青線，渾身的腱子肉！往那裡一站，非常結實。這位和尚長得大腦瓜，黑臉膛，黑中透亮。兩道抹子眉白了，斜飛入天蒼，一雙虎目閃閃發光，鼻直口闊，大耳垂輪，頰下一部黃鬚鬚滿前胸，怎麼也得有七十歲往外了。鐵頭皮明顯顯露著六塊受戒的香疤拉，這是本廟二當家的、監寺的鐵面伽藍佛濟源和尚哪。他往這兒一坐，微然一撇嘴，這份兒大了！說真的，渾身橫練，骨硬如鋼，出家的僧人自幼為僧，童男子啊，棒極了！你給他一刀，白砍！上垂首這位老和尚起碼在八十歲往外了，中等的身材，雙肩抱攏，身穿黃雲緞子的僧袍，腰繫黃絨繩，寸底黃僧鞋，白綾的高腰兒襪子。赤紅臉，微抬眼臉，慧目光放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大耳相稱，頰下一部銀鬚。頭上明顯顯露著六塊受戒的香疤拉，背插塵尾，面目慈祥。他就是本鐵善寺的方丈主持、當家的濟慈和尚紫面伽藍佛。

老少群雄都奔東配殿，來到東廊下大家紛紛落坐，海川告訴劉俊把爺兒幾個帶的行李完全擱在東配殿裡頭。這包袱可不少哪，起碼也有好幾十個，劉俊全給拿進去了。然後把自己的包袱也放在裡面，就連海川的龍批大票跟他在麒麟山洗硯池得的墨魚皮也放在裡面了。劉俊出來，準備茶水招待眾位群雄。

「等所有的人落座後，侯振遠、童林二位才過來細問於恒：「兄弟，你跟虎兒小子沒在一塊兒吧？」「在一起呢。」「那麼在一塊兒，你怎麼一個人跑這兒來了，他又在下面席棚呢？」於恒說：「有一天，我們四個人住在一個店裡，人家後門那兒有匹駱駝，不是長脖子馬，也不是小耳朵驢，是駱駝。虎兒非要騎，把我還給拽了一大跟頭，他騎人家駱駝跑了。人家本家來了，那我還不跑嗎？我又把人家那杵給偷跑了。壞事包張旺跟孔秀他們倆也跑了，我就一個人下來了。可是我一個錢也沒有啊，傻兄弟我苦極了。」「噢，兄弟你苦，哥哥我知道。」於恒接著說：「那天天快黑了，我碰見一隻大貓，敢情是老虎，它要吃我，我真急了，給了它一拳頭，把它給打死了。我又碰上一個和尚，人家和尚把我帶到他的廟裡，那老和尚叫什麼水晶肘。」「什麼水晶肘？是不是叫水晶和尚亞然呀？」「對，叫水晶和尚！歲數不小了。他問我吃飯了麼？我說我得吃肉，他們就弄虎肉讓我吃，結果我拉稀了，拉人一院子屎。」海川心說：我這傻兄弟真有出息！「第二天病了，老和尚把我帶到他那屋裡去，讓我休息，給我治病，慢慢兒好了。來了一個姓王的老頭兒，他說鐵善寺的和尚要跟你們倆玩命，非要把你們兩個人宰了不可。他們在月台底下裝了三缸炸藥，這藥捻子通到廟外頭，絕戶計不成，最後就點這藥捻兒，讓你們兩個人，還有你們帶的人跟這鐵善寺同歸於盡。」「啊？」

老俠侯振遠一聽沒嚇死，這裡頭還有王爺呢！侯老俠急忙問：「那麼，那麼這個事情？」「你，你著什麼急啊，你知道我這人說話快不了，著什麼急？」

老俠侯振遠心說：我是個不著急的人，可說這個，我還不著急啊！傻小子接著說：「知道這事我也著急啊，我說這怎麼好？老和尚問我，你還上鐵善寺去嗎？我說我找老頭哥哥、林兒哥哥，和尚要害他們倆，我怎麼能不去啊，我們哥兒幾個就死死在一塊吧。」哎喲，老俠侯振遠聽這話，這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，眼淚險一些沒下來。就說傻兄弟這人，心眼誠實，他跟我跟童林的心是一個，這意思是死都願意死在一塊兒。「兄弟，你往下說吧。」「我呢，就打老和尚那破廟出來了，人家給倆錢兒我全花完了，我挨餓了。我走到一個大山溝，看人家很多人拿著碗盛牛肉、吃大饅頭，我以為那是許願的，施捨饅頭和肉呢！敢情不是，我跟大家幹起來了，把一個小工頭的手指頭給咬掉了。」童林一聽，嘿！你可真有出息的，跟人家打起來了。「你瞧，我這身衣服是新的，那是人家給我做的。因為我在那碰見我表弟了，他們在那兒當頭兒哪。小五兒、小六兒過去在家裡打抱不平，結果叫官府抓得很緊，他們就跑了，跑到懶龍溝當頭兒了。人家給我換了衣裳，給我做牛肉吃。我把鐵善寺的事情這麼一說，他們倆說不要緊，就帶著人趁晚上天黑把那地溝刨開，把藥捻子都給弄出來了。現在他要再點呀，就點那捻吧，後頭什麼都沒有了，這月台底下就剩仁空缸了！我今兒一清早來，就碰見我們虎兒了，他給了我解藥，我跑這忍著來了。」老俠侯振遠想：鐵善寺欲置我和童林於死地，安排這樣的狠毒之計，他自認為很聰明，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老天不佑惡人！你們是出家人辦這事，可萬萬沒想到，這樣周密的計劃竟讓兩個傻小子給攪了！虎兒小子冒充鐵善寺的人，使群俠化險為夷，順利過關，牛兒小子把地雷給破了。侯老俠感激地說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哥哥我謝謝你。」

「甭謝了。」這時孔秀、張旺過來了，還拿著杵哪。「唉呀，彌陀佛，你真把我急死了。虎兒小子跑哪去了，爺兒們，你怎麼跑這來了？」「唔呀，牛兒小子你怎麼跑到這昏裡來了？」「我不跟你們費話了，我那杵拿來了嗎？」

「這不是在這昏裡呢嗎！全擱在八仙桌底下了。噢，我再給你介紹一個朋友。」

於恒問：「你給我介紹誰呀？」「唔呀，師弟你過來。」病肋犀牛吳霸過來問：「師兄，什麼事？」孔秀指著於恒說：「這是咱們本門本戶的新師叔，也是咱們師父的師弟，他叫吡海金牛於恒於寶元。」孔秀又對傻小子說：「牛兒小子，這是你師哥給你收的師姪，叫病肋犀牛吳霸。」這個吳霸可不敢虧禮，趴地下道：「師叔在上，姪兒吳霸參拜。」「小子，小子，起來，我長這麼大沒人給我磕過頭，你給我磕頭幹什麼，你就記住我是牛兒小子就行了。」吳霸一想：我這傻師叔是個湖塗蟲啊！「你就坐這兒吧。」他們四個人坐在一塊兒了。

這個時候，熏香燒起來了，工夫不大，可就倒下了不少人，奇怪的是，所有東配殿的來人，甭管老的、小的、有一位算一位，一個沒被熏倒，而鐵善寺請來的山南英雄、海北豪傑，眼瞅著往下倒。濟慈和尚看著新鮮，便問濟源：「師弟，你看見沒有，東西兩廊下解藥顛倒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趙遠峰、趙小喬父子二人，在山下是怎麼辦的？東廊下的人都聞解藥了，怎麼咱們約請來的人一位聞解藥的也沒有啊？」「是啊，小弟也正在納悶兒。」

「來人哪。」濟慈一抬頭，兩旁邊站著和尚、小沙彌子足有二十位，還站著許多的俗家弟子，金頭獅子孟恩孟少伯、座山雕彭飛彭萬里、紫面龍君羅烈羅發光全都在這兒，還有兩位大和尚的四大弟子：法本、法鐸、法廣和金面貓法通也在旁邊侍候著。老和尚一叫，狠毒蟲法本就過來了：「伺候師父。」

「法本，山口外頭你安排誰了？」「稟恩師，弟子安排的是黃風鬼燕凱燕二寨主，還有趙遠峰、趙小喬父子二人以及二百名長矛手。」「不對！你看看，東廊下都有解藥，西廊下我們請來的人一個有解藥的也沒有，趕快派人把解藥拿來送到西廊下去。」法本吩咐人去拿解藥，然後回來。濟慈說：「燕凱不至於不認識咱們的人呀？」「是啊，弟子我到山下去看看吧？」「快去，速報我知。」法本答應著由打鐵善寺出來，順著山門往下走，一直趕奔山下。

越走近，老遠地就瞧見了駱駝在那兒，心想：沒錯！趙遠峰、趙小喬父子當中有個黃臉大個，可自己不認識。這甘虎也琢磨著，人家不可能老不知道啊！他加著很大的小心哪。這會兒便對趙家父子說：「哈哈，唉呀，我看這人上的不大離兒了。」「燕寨主，我們父子倆謝謝您。今天沒有您，這場事可就乾了。這個您看，滿盤滿碗，全始全終。」這時候法本來了，趙遠峰、趙小喬一見，忙說：「法本師父，你來得太好了。黃風鬼燕二寨主今天一早就到了，不然的話，今天這事可就辦砸了。」甘虎心說要壞。法本一瞪眼：「他是誰呀？我怎麼不認識？黃風鬼燕凱在哪呢？」「啊？」趙遠峰、趙小喬父子倆不由得各自回頭，一個往左，一個往右，爺倆看著甘虎問：「你是誰？」甘虎早琢磨好啦，等這爺倆往自己這一瞧，他兩隻手攥好了拳頭，照著這爺倆的臉上，咚咚兩拳，把爺倆就打著了，連人帶椅子「咔嚓」就摔倒了。傻小子甘虎一個箭步，順著桌子就躡出去了，把駱駝解下來，一騙腿上了金睛雪花駝。「哈哈，拿我當燕凱了！小子，我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之徒霹靂狂風甘虎！明白嗎？爺們兒，我走了。」一催駱駝就下去了。趙遠峰、趙小喬一聽，這才知道上當了。一拉三截棍，嘩楞楞就要追。法本給攔住了：「等等，等等。」「法本

師傅，您看我說我們不認識他，您告訴我們黃臉大個兒，帶著杵，有駱駝，這沒錯兒呀！我們問他是燕凱嗎？他也說是。哪知道他是霹靂狂風甘虎。我們把燕凱燕二寨主射死了。」法本一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「您要問如此這般，這麼這麼回事兒。」趙遠峰就把剛才發生的事情敘述了一遍。「嘿！二位呀真有點意思，得了，你們要到廟裡去，會擔不是的，趁早帶著二百名硬弓手回轉洞庭湖，走吧。」這爺倆走可是走，剛回到洞庭湖，又叫人家給請去了。誰給請去了？現在還不能提，到了時候，您就明白了。

法本派人拆席棚，自己便往回來，到了大雄寶殿之內，見方丈把剛才的事情細說一遍。濟慈、濟源十分生氣。濟慈問法鐸和法廣：「你們兩人在甘家堡的時候就認識童林了吧？」「不錯，我二人被擒的時候認識童林，也認識侯振遠。」「好吧，你們兩人出去瞧瞧，看看他們來了沒有？」法鐸、法廣兩個和尚出來往東廊下一看，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早到了，同時也發現了王爺、西方俠於成，這些人他們都認得。老俠侯振遠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也在。兩個和尚回來了：「師父，白馬河甘家堡的畫地無形隱逸俠甘雨甘鳳池也在他們那邊，還有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髯叟於成和那個王爺也在，而且侯振遠、童林也都來了。」「彌陀佛，好吧，你馬上到東廊下去，就說我弟兄二人有請鎮東俠侯振遠、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二位施主大雄寶殿以內談話。」「是。」法鐸答應著，趕緊從几案上把戶書拿起來，拿出兩位方丈的名片，轉身形往外走，順著月台邊上一路往東來到東廊下，直接就到王爺跟於老俠、侯振遠、海川他們爺幾個這張桌前了。「彌陀佛，侯老俠客。」老俠侯振遠趕緊一抱拳：「噢，高僧，您有什麼事啊？」「奉我家兩位方丈之命，面見侯老俠和童俠客，這是我方丈的名片。」說著把名片交給侯振遠。侯振遠、童林都看完了，道：「高僧啊，兩位方丈有什麼吩咐嗎？」「侯老俠，童俠客，我家方丈有請你們二位到大雄寶殿以內一談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好吧，既然高僧吩咐，我弟兄敢不如命？請！」「你們二位稍候，我到大雄寶殿以內回稟一聲。」說完以後，法鐸轉身形回大雄寶殿了。

老俠侯振遠站起來，伸手把寶劍摘下來了，往桌上一放，王爺給接過來說：「海川哪，你跟著哥哥到大雄寶殿與兩位高僧見面，有這麼句話：『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』。一切都聽老哥哥的，你不要自作主張，也不要孟浪行事。」「是，童林知道。」這樣，老俠侯振遠在前頭，海川在後頭，可就奔大雄寶殿來了。

剛來到堂階下，法鐸領著濟慈、濟源也從大雄寶殿裡出來了。濟慈在前頭，濟源在後頭。說真的，濟源這個頭兒可比濟慈高得多，濟慈合掌打問訊口誦佛號：「彌陀佛，侯俠客，童俠客。」「哎呀，二位高僧。」老俠侯振遠樂樂嘻嘻躬身施禮，一抱拳：「不知道二位高僧呼喚我弟兄，有何吩咐？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二位俠客，你們老二位蒞臨敝寺，門頭僧又沒有通報，我弟兄也不知道，怨過我弟兄有失迎接之罪！萬望二位俠客多多原諒！」「高僧，說得哪裡話來，我弟兄二人此番應邀來至鐵善寺，冒昧造訪，還望高僧多多海涵！」「啊，老俠客，客氣了。」濟慈一邊說著話，一邊微抬眼簾，看著侯振遠跟童林。老俠侯振遠確有一番豐彩，童海川雖然衣不驚人，但是渾金璞玉，看得出來有很好的功底。「好吧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咱們禪堂以內待茶。」這樣，侯振遠、童林隨二位高僧來到大雄寶殿內。

座位已給準備好了，客座上侯振遠、童林，主座上就是濟慈跟濟源。坐下以後，獻上茶來。這地方兒，應當請人家和尚先說話，但是童林先搭茬了。

海川一抱拳：「不知道二位方丈有何法論，將我弟兄呼喚至此？請方丈明白賜教。」說真的，濟慈、濟源對於童林很注意，一瞧這個小伙子一坐下，不容侯振遠說話他就搭茬兒，就知道這個人性情十分直爽。濟慈合掌當胸：「童俠客，靜心安坐，小僧有下言上陳。」童林點頭：「願聞二位高僧的高論。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，小僧弟兄隱居在鐵善寺多年了，從來也沒有出過廟宇。最近聽江湖上的傳言，閣下由打江西奉師命下山興一家武術，小僧耳內灌滿了閣下的威名。風聞閣下要跟我鐵善寺的弟子為仇作對，說興一家武術要滅我鐵善寺的山門，小僧一想，不可能啊？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原來是一家，此僧家的不二法門，我可有點不信，這樣我就派人下山調查，但沒能得到真相。

不過鐵善寺的弟子有幾撥兒回到了寺裡，說出一些事情，老僧雖然不信，可也不能不信。此如說太湖中山獅子寨的孟恩他現在這兒，他回來敘說你弟兄在太湖中山獅子寨飛揚跋扈；青水潭烈燄寨的弟子紫面龍君羅烈回到山中哭訴一番，他的小小山寨經營多年，心血費盡，結果被你們弟兄二位俠客一火焚毀；金銀亂石島九家弟子前後被你們弟兄給殺害了，難道說這些不是真的嗎？話雖如此，但恐此話經過弟子之言，很有出入，我弟兄還不信，為此設立九月九重陽大會，特約閣下，並奉請侯老俠二位到此，小僧與二位俠客直接談談。童俠客要沒有滅我鐵善寺山門的心，就請閣下當眾說明。小僧弟兄也不能過於謹慎，我願意跟二位俠客在此焚香盟誓，以明心跡。不知道您認為怎麼樣？」濟慈說完以後，濟源在旁邊打問訊：「如果童俠客確無此事，咱們明心以後，要對普天下英雄在月台上宣佈此事，以釋前嫌，免得日後互相猜忌，因為這個倒鬧出事來，反為不美。今天，小僧我們弟兄二人請俠客來了，實為兩家和好，不知二位俠客的心意如何？」海川是個直爽人，一輩子不會說謊話，有這麼回事，就是有這麼回事，沒有這麼回事，刀擱在脖梗上至死也不能認。海川聽完了方丈的話，往起這麼一站身，一抱拳道：「二位高僧啊，我童林在江西臥虎山學藝十五年，這不假，奉恩師之命下山，別開天地自立一門武術，這也不假。但要說我童海川有滅鐵善寺之心，請問方丈，我們與您風馬牛不相及，誰也礙不著誰，為什麼要滅您鐵善寺的山門呢？」

這只是江湖上的一種傳言，一種捏造。不過有這麼句話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他們要在兩位方丈面前搬弄是非，挑撥我兩下不合，但方丈很英明，您把我童林跟我哥哥約到這兒了。我童林絕無此事，如果方丈不信，您可以去調查。再說，你們幾位弟子也都在這兒，實之本有，實之本無，實話實說，中山獅子寨到底怎麼回事？青水潭烈燄寨到底怎麼回事？甚至於金銀亂石島，我們把你們鐵善寺的弟子是殺了幾個，可有一樣兒，為什麼殺的？方丈，事情不明個究竟，這又怎麼能成呢？」「彌陀佛，童俠客口快心直，老僧怎能不信，侯老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」老人家侯振遠一抱拳：「二位高僧，我侯振遠弟兄二人隱居山東，年近八旬，本想抱著胳膊根兒忍在家中不再出世了。好兄弟童林約我出來捉拿的是二小，請的是國寶，因為有杭州播事起，沒有法子，我弟兄才到了杭州。所有的實事，我想我不說，高僧也明白，我兄弟童林興一家武術，確實不假，我侯振遠敢指天為誓，絕沒有滅您鐵善寺山門之意。您也是門戶，我也是門戶，我們互相尊敬都唯恐來不及，何必還要互相爭奪呢？高僧，這個您放心吧。」「好，兩位俠客既然這麼說，我弟兄絕不能不信了。好吧，馬上告訴小和尚，準備香案，我們要焚香盟誓。」

就在大雄寶殿以內，把淨水盆拿過來，幾位都洗了洗手，然後每人焚上一炷香，插在香爐之內。他們四位都跪倒了磕頭，一起朗誦：「過往神明聽真，弟子濟慈、濟源於今年九月九日設擺天下英雄會，把侯振遠、童海川二位俠客請到廟中，把以往之事說明，並無侵害之意。重陽會以酒宴待人，並無歹意，其中若有相害之心，天必誅之。」說完以後，兩個和尚都高聲念佛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看來他們好似心口如一。真要是那樣，童海川多交幾個朋友，在江湖綠林道多有一份力量，將來為自己興一家武術，永遠結上盟好，這不成了吳越一家了嗎。其實呀，兩位和尚可不是這個心哪，明中結好，暗中設擺絕戶計，口是心非，不惜那數百年清靜禪林，欲將杯盤之地變為干戈之場了。

和尚說完了，海川跟侯振遠哥倆也在這跪著，海川說道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信士弟子侯振遠、童林一稟虔心對天一表，我童林興一家武術乃奉師之命，絕無傷害鐵善寺之心，侯振遠也沒有助紂為虐之情。如若我弟兄心口不一，願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弟兄二人把誓盟完了，也站起來了。兩個和尚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二位俠客言重了，請二位俠客坐下一談。」這樣重新坐好，把香完全撤下去了。海川心說成了，但是老俠侯振遠可明白，這和尚絕對是口是心非，不懷好意。才說：「既然我們哥倆兒跟方丈在神前盟誓了，不知道二位方丈還有什麼法論？」「哈哈哈哈哈！」濟慈微然一笑：「小僧剛才跟二位俠客在大殿內盟過誓了，恐怕天下的英雄與本廟的弟子未能週知。我馬上命徒弟到月台上當眾宣佈，也好表明我們自此親善和睦，為的是叫盡人皆知。天下武術本是一家，萬朵桃花一樹開。」這時濟慈又對法鐸說：「你到月台上當眾宣佈此事。」「彌陀佛，弟子遵命。」說完以後，法鐸來到月台上，上了台階往那一站，合掌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眾位賓朋，請壓言吧。天下的豪傑，眾位俠客義士，各路英雄，保鏢的達官，佔山的

山王，落草的寨主，還有本廟的門人弟子，大家聽真：如今敝廟方丈設擺重陽會的宗旨，就是因為童俠客與一家武術，聲言要滅我鐵善寺的山門。方丈命人下山調查，也未明真相，故爾設此重陽大會，請童俠客、侯老俠來到廟中，當面質問。

結果，侯俠客、童俠客口口聲聲提出，並無其事，這不過是外面的風傳。為此方丈與侯、童二位俠客焚香盟誓。這樣，我在月台上宣佈，使眾位皆知，童俠客與方丈在神聖之堂已經說好，自此合為一家，天下英雄休要猜疑，特此宣佈本廟方丈諭下，請各位英雄落座，一起暢飲開懷，痛飲三觴。」

說完以後，法鐸退下來回到大雄寶殿以內。雖然離著很遠，海川、侯老俠以及東廊下所有的人全部都聽真了。法鐸施禮：「稟報二位老人家，弟子奉命，已經在月台上當眾宣佈了。」兩個和尚點了點頭。海川心裡可老大不樂意呀，聽你們的話茬，好像是把我們哥倆揪來一樣，到這兒當面質問我們，我們兩個人跪在這兒陳述一番。分明把鐵善寺說大了，壓我童林一頭。但是，這麼些賓朋為此事來到鐵善寺，寧願和平了結，也不願意打起來，所以英雄把這口氣往下咽了。門戶嘛，還得一點兒一點兒的創立，也不是一句話的事。

「二位高僧，既然已經在佛前盟誓了，也在月台上宣佈了，還有什麼事嗎？我童林願聞。」「哈哈，童俠客，除此之外，就沒有什麼事了。重陽會天下的英雄聚集在此，機會難得呀，打算請眾位英雄入座，咱們大伙兒暢飲三杯。然後，不管是誰，如果一時技癢，可以在月台上練兩下功夫，留作紀念，弟子們上台也可以。如果有絕藝，也可以在台上獻藝，也可以邀請各方的英雄俠義，到月台上當場比試，較量三台。哎，童俠客，侯老俠客，您二位聽清楚了嗎？這個較量，可不是殺人流血，武術講究點到而已，以武會友，只不過是讓天下英雄品評品評每位的絕藝，您看好嗎？」童林一聽，心說：你和尚什麼心思，我全都明白，你就是仗鐵善寺的勢力，壓我童林一頭。

童林說：「哈哈，高僧啊，您所說的太好了，我童林唯命是聽。」說著話站起來了，「哥哥，咱們跟方丈告辭吧。」老俠侯振遠也站起來了：「高僧，要是那樣，我和我兄弟童林，就和二位告辭了。」「請請請。」兩個和尚依然送到大雄寶殿的堂階下，執手作別，然後回到殿內去了。

這哥倆溜溜達達來到東廊下，大伙兒都在這兒呢，尤其是王爺很著急：「海川哪，兩位方丈相邀你們弟兄二人，不知所議之事怎麼樣了？」海川一邊坐下一邊說：「兩位方丈也不過是讓大伙兒喝杯酒，練練藝的意思。」

就把方才的事情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好多小沙彌出來，拿著托盤，裡頭擺著各種精緻的菜餚和美酒，一桌一桌的送。餘外還有點心，每桌全有。東廊下的人，除了叱海金牛於恒、霹靂狂風甘虎、病肋犀牛吳霸、壞事包張旺和蠻子孔秀，他們五個人的這張桌顯得忙乎，一邊吃，一邊搶人家邊上那張桌的拿過來吃，剩下的都很文明。爺兒幾個這兒正察看動靜，突然從大殿裡躡出一個人來，墊步擰腰「噌」一下就上了月台。大伙兒一看這人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綳帕纏頭，絨繩勒住獅子攀，身體很利便，黃頭髮黃臉膛，花紋的眉毛，十分精神。海川一瞧，認得，太湖山寨的金頭獅子孟恩孟少伯。

海川跟侯老俠從大殿一走，濟慈、濟源歸座位。「師兄啊，您看得出來嗎？侯振遠還可以，那童林年輕，焉有不憤之意？」濟慈一發狠：「師弟，今天已然都來了，機會焉能錯過？必要置侯振遠、童林於死地方稱我弟兄的心頭之願。如果這條絕戶計仍舊不成，那我弟兄只有奔涼亭去點地雷，讓童林、侯振遠與這鐵善寺同歸於盡。」「好吧。」濟源點了點頭，兩個和尚下了決心。

「你們誰上去墊墊場子？」金頭獅子孟恩孟少伯一抱拳：「弟子願往。」說完了以後，孟恩馬上收拾，短衣襟小打扮緊身利落，抬抬胳膊腿，週身上下合適，不繃不掉，這才打墊步擰腰出來，站到月台上，抱了個羅圈揖：「眾位，在下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姓孟名恩字少伯，有個小小的美稱金頭獅子。眾位，我金頭獅子孟恩奉兩家方丈之命，登上月台趁大家飲酒高興之際，我獻兩手粗糙的笨藝，以博識者一笑。我練完了以後，眾位，咱們就算開了場子，天下的英雄豪傑、武林道在場的賓朋，哪一個願登月台獻藝的，都可以。」說完以後，他往後一撤步：「現在我說練可就練了，本來練不好，拋磚引玉吧！」只見他一下腰，一攥拳，練了一趟「大紅拳」。他這趟大紅拳打得還真不錯。托鉢式，站中央，倒退步，最難防，上打烏龍探爪，下用擦陰掏襠，張生反身跳粉牆，探馬掌令人難防，天師雷獨一掌，老君八卦獻陰陽，令人難擋。「啪，啪，啪」練完以後，行家看門道，力巴看熱鬧。走行門讓過步，行有行門，過有過步，真是拳似流星眼似電，腰似蛇行腿如鑽，行若猿猴恰似狸貓，滴溜溜地打旋。打完了這套拳，往這兒一站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，恭恭敬敬。這時候，東月台下沒人。童林他們都在東配殿坐著，由於人少，掌聲也不熱烈。西月台下可就不一樣了，二百多人，桌子一張挨著一張，孟恩剛一練完，掌聲四起，喝采聲不斷。孟恩孟少伯面有得意：「眾位，在下獻完了藝，哪位高興，就可以登台獻藝了！」說完以後，他轉身下台階就走了。剛說到這兒，有人高聲喝喊：「好吧，在下我笨鳥先飛，給眾位練趟功夫，孔聖人門前賣百家姓，這叫『班門弄斧』，只不過是給大家助一助酒興，提一提精神。」這個人說著話，隨著聲音，躡上了月台。這時候孟恩已經退下去了，這個人腳尖一點月台，往這兒一站，大伙兒這麼一瞧，這個人身上穿白綳褲褂，腳下白襪子搬尖灑鞋，絨繩煞著腰，往臉上看，白綳子綳帕纏住了頭，斜拉麻花蝴蝶扣，白生生的一張臉，兩道細眉，一雙弔角的小眼睛，小鼻頭，薄片子嘴，兩耳無輪。他站在月台上，覺得耀武揚威。「天下英雄聽真，各路豪傑聽清，在下乃是廣西洪水江的人氏，姓徐名叫徐文，草號人稱惜花羽士，自幼喜愛槍棒，當然，咱練的不好。

今天被鐵善寺邀請來，我也沒有別的，獻手兒功夫，讓大家看著一笑就成了。

不過有老師傅願意登台，我也可以奉陪，走上三合兩式。」說完了，他往後一撤，一抱拳，站在這兒，臉兒往東瞧：「哪位朋友可以上來啊？」他這叫挑戰哪！其實這個人也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。他還有個兄弟叫做愛花羽士徐武，他們在洪水江江面上使漂，這哥倆都不是好人。使漂是什麼？就是在水面上使船劫道，綠林道的行話叫「使漂」。他們兩人要看見人家大姑娘、小媳婦長得俊的，就要設法給禍害了，敗壞婦女的名節，破壞婦女的一生幸福。

現在徐文往這兒一站，人家東廊下的也有準備。

老俠侯振遠跟海川回到東廊下以後，大伙兒都坐下，海川把剛才的事情說了，現在吃著酒菜，老俠侯振遠跟王爺和大伙兒商量：「他們不過是惦著在月台上用武力挑起戰鬥，通過武力制服我跟海川。我們給他一個不上去，在這兒瞧熱鬧，不就成了嗎。」敢情侯老俠的意思跟王爺的心思不一樣。

王爺聽完了以後說：「哎，老俠客，你這個話我可有點不贊成。噢，人家想打，咱們就得忍著。要是那樣，我們海川這家武術什麼時候能興出去呀？什麼時候能在武林道里立住腳啊？」老俠於成一聽：「王爺這話也對，忍著不像話，不過，咱們要打嘛，就得跟那夠鬥的打，不夠鬥的，就沒多大意思了。」

這時候孟恩先上來，墊場子練功夫，徐文又上來了。老俠侯振遠的意思，像這樣咱不上去。哪知道啊，東廊下上去人了。侯振遠一看就生氣，是壞事包張旺。其實兩次杭州播，傷人、弄死人，都是這張旺，要不他怎麼叫壞事包呢。但是，張旺的壞，可不是一般的壞，他的眼光看的比較遠，張旺認為，鐵善寺的和尚費盡三毛七孔之心、九牛二虎之力，花費這麼多的錢，把南七北六十三省這麼多的人物請這兒來，噢，說兩句話，對天盟個誓就完了？他既然把人都邀來了，他就惦著打起來，你想不打都不成！莫若我來個笨鳥先飛，我瞧這徐文是飯桶，身子空，他也不成，我上去先把他弄叭下，嘿嘿！

我先露個臉，不成的，我就打，成的，我見好就收。將來，到一塊兒坐在那兒，也說得講得。壞事包張旺是這個心思。

張旺正要與徐文比武，這時甘虎從山外跑進來了，攔著大杵，駱駝攔在山門外頭，他一眼就看見於恒了：「嘿！你這兒挺好吧？」「我這挺好，你快過來。」「唔呀，我說虎兒小子你可真可以呀！你怎麼糊裡八塗跑到那旮裡去啦？」甘虎得意地說：「巧勁兒，他們拿我當黃風鬼燕凱了。最後我把趙遠峰和趙小喬這爺倆給揍了，我才騎著駱駝跑進來了。哈哈，哎，這是誰呀？」「唔呀，虎兒小子，你不認得，這是我們的師弟呀，師父最後收的徒弟叫病肋犀牛吳霸。我說吳霸師弟，這是你的師哥霹靂狂風甘虎。」傻小子於恒在旁邊搭茬了：「咱們都是小子，以後還得多親多近。」吳霸也照樣得給甘虎行禮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現在

他們五個在一塊兒了。這會兒，張旺正琢磨著要把徐文給打了，便從東廊下出來了。老俠侯振遠心說：哪回挑事都是你？

壞事包張旺打墊步擰腰上來了，惜花羽士徐文上下打量張旺，五十多歲年紀，細條兒的身材，頭髮不梳、臉不洗，二指寬的皮條勒著個月牙兒小金箍錚明瓦亮，是個陀頭髮的和尚，一臉的滋泥，兩道小眉毛似有無，一雙小圓眼睛滴溜亂轉，小鼻子頭，三角稜角口，一對錐把子耳朵。身上穿著青僧袍，腰裡煞著絨繩，別著三稜青銅峨帽刺，穿著兩隻破僧鞋，手伸出來跟炭條一樣，肉皮瞧得見的地方跟黑漆漆了似的。這個人長得這寒碇，但能耐可真不錯呀！張旺合掌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啊，朋友，你叫徐文哪？」「啊，不錯，大師傅，你上台打算跟我動動手嗎？」「看閣下你剛才說的這話，口氣可不小，為這個我算上來奉陪你走上三合兩式。」「那麼大師傅您怎麼稱呼？」「在下姓張名旺，有個外號兒叫『泥腿僧』，又名『壞事包』」。他這一報外號兒，西廊下的人「嘩……」都樂了。老俠侯振遠就生氣了：「王爺您看見沒有，又是這個孽障上去了。」王爺忙問：「怎麼了？我一聽您這意思就對張旺不滿意，很可能因為當年的杭州播就是張旺惹的禍。其實呀，您不用這樣，事情一定要鬧起來，您怎麼壓也壓不住，事情起不來，不用壓也照樣起不來。張旺上去是對的。」侯振遠心說：王爺，您又患病了，您這看熱鬧的老嫌出殯小，非得出大殯您才喜歡呢。這東西上去就了不得，決堤之水呀！這一下子就要殺人流血。但是王爺的意思，老俠侯振遠也沒法兒說，老頭只好不言語了。

壞事包張旺合掌打著問訊：「來吧，哈哈，徐施主，貧僧斗膽跟你討教三合。」「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麼徐某可就無禮了。」徐文左手一晃面門，「烏龍探爪」，奔張旺的面門就打，張旺應當還招了，可他沒還招，微然一貼身，上左一滑步，滴溜一轉身，這掌就空了。跟著徐文上左步，左腳一紮跟，一掉臉兒，右手掌變，「泰山壓頂」，對準壞事包張旺腦瓜頂就打。

張旺就這麼的撥楞，腦袋往下一矮身，「喇」一縮頸藏頭，拳可就空了，還是不還招。徐文就勢右腳一掃，左腳當軸，「喇」就是一個掃堂，壞事包張旺腳尖兒一點地，長腰起來，往這兒一站一瞧他，哎喲，徐文連三並四的就進上招了。徐文心想：嘿，我每招出去他躲的都快，他要還招，我就得輸，可他還。他怎麼淨挨打不打人呢？噢，我明白了，他學的時候，就沒學這打人的招，淨學挨打的招。其實張旺啊，冒壞呢！張旺說這個：你這小子，臉色發白，一點血色都沒有，你不是個好東西，就你這身子骨在月台上連轉三圈兒，你腦袋也大了，鼻子眼兒也得大氣兒了，下巴頰也得抖了，回頭我讓你自已趴下來。我要贏你你反倒有台階了。所以張旺施展開身法，「喇」就圍著這徐文轉上了。徐文一瞧，嘿，這窮和尚，他可損，他不贏我，淨圍著我轉。一會兒，徐文就眼花繚亂了，看著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這窮和尚，破僧袍一兜風，真跟蝴蝶一樣滴溜溜的打旋，來回的亂轉。徐文十幾個回合，二十幾個回合，三十幾個回合下來，自己真要趴下了。鼻子翅兒也發顫了，一抖下巴頰直喘。張旺得意了：彌陀佛，他快了！所有的人也都看出來了，心說這和尚可真壞，你要給他一掌，給他一腳把他踹趴下，他也不就借勢為由下月台得了嗎。你看窮和尚這招，嘿，他不贏徐文，圍住他直轉，徐文想跑不成，想不進招也不行，看著非得打著打著自己躺那兒，這多寒碇哪！徐文小聲的嘀咕：「我說朋友，你贏我下子吧！」喲，他央求人家了。

張旺心說：你還動手呢，你汗都下來了。再看徐文的掌奔面門，人家張旺一刁他的腕子一抬腿，「啪！」一腳，把徐文就踹出一溜滾兒去，勁不大，卻險些把他給踹死。「哎喲！」他起不來了。「快著，快著把我給攙下去。哎喲，這和尚多真修好積德了，到底把我贏了，不然的話，再轉三圈，我非自己趴下不成。」好在人家鐵善寺月台下有小和尚，上來把徐文給攙下去了。

「彌陀佛，眾位，我叫壞事包張旺，論能為，在場眾位都比我張旺勝強萬倍，話雖如此，但眾位也看見了，類似徐施主這樣的本領，最好別上來，上來他也不是個兒，還有哪位呀？」「朋友，別說大話，你拿這陰損的招兒想把我哥哥累趴下，這像話嗎？」打墊步擰腰，「噌」從月台底下上來一個人，大傢伙兒一看這個人，跟徐文的長相差離，這是愛花羽士徐武，也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絹帕纏頭，腰裡煞著絨繩，薄底兒的靴子，跟他哥哥是一類人物。

張旺心說：你不是這麼說嗎，讓你下去快點兒。徐武往前這麼一趕步：「和尚，我叫徐武，人稱愛花羽士，我跟你討教三合。」說完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「喇」，「烏龍探爪」，右手掌奔張旺的胸前就來了。壞事包張旺滴溜一轉身，伸左手一刁他的腕子，張旺既是螳螂手，又是猴兒拳哪，這兩樣功夫都得會鷹爪力，全仗著手勁兒，這是人家侯家門上的絕門功夫啊！張旺拿手指頭一壓腕子，這麼一刁他，這徐武弄出聲了：「哎喲！」張旺險些把他手腕子給攥折了！橫著一推他，用右手「嘍！」的一下，把愛花羽士徐武就打出一條兒去，「吧唧」拽在那兒。「哎喲！」可摔壞了。小和尚上來給攙走了。哎呀！東西兩廊下很多人「嘩……」都笑了，沒想到開門兩仗，人家東廊下的一個窮和尚把西廊下的人就給贏了。濟慈、濟源在大雄寶殿內看得真而切真，各自捋鬚鬚。濟慈道：「彌陀佛，像徐家昆仲這個能為，又何必登台現丑呢？」這樣，金頭獅子孟恩他們就來到西廊下，挨著排兒的每一張桌都告訴：「老方丈說了，有能為的上去，自認不成的趁早別上了。」

正這個時候，一張桌裡有人墊步擰腰從月台的西面「噌」一下就上來了，往這兒一站，說話有點嗚嗚嗚的：「哎，我跟你試試。」「嗯？」壞事包張旺一瞧，喲！這個人可了不得。中等的身村，穿著一身兒藍，煞著絨繩，沒帶刀。脖子細，腦袋大，兩道黃焦焦的眉毛，發辮在腦袋頂上盤著，絹帕罩住了頭，更顯著腦袋大了。大鼻子大嘴岔兒，一對大薄片兒耳朵，長得這寒碇哪！張旺認得他，大別山姚家五鬼的三寨主，長頸大頭鬼姚安，甬說一個壞事包張旺，兩個張旺攔在這兒也乾不過人家。人家哥兒五個都是好本領啊。

張旺一瞧，心說：這怎麼辦哪？張旺硬著頭皮笑道：「哈哈，彌陀佛，原來是大別山的三鬼姚安哪。」「不錯，正是在下，我看閣下你太狂了，有心跟你動動手，你看怎麼樣？」「彌陀佛，姚寨主，跟你動動手倒沒什麼，不過我替你害怕呀，你這脖子挺細的，要跟我一動手，當場這麼一轉悠，萬一這脖子折了，吧唧一下子你的腦袋不就掉下來摔碎了嗎？回頭見吧。」他說完以後，穩了穩三稜峨帽刺，跳下月台，就加到東廊下。

他們這張桌一共是五個人，於恒坐在當中間，臉兒衝著西，上垂首是甘虎，下垂首是吳霸，孔秀臉兒衝南，張旺臉兒衝北往桌上一趴，腦袋正趴在傻小子於恒的跟前頭。傻小子於恒不樂意地說：「你趴下幹什麼？你這一擋著，我想吃點心吃不著了，我想吃菜也吃不著了。」壞事包張旺翻著眼睛看看孔秀，沒理於恒的茬兒。

姚安上台後本來沒生氣，指望跟他試一試，不想，反倒叫壞事包張旺給奚落了一番，叫天下的英雄看著，就彷彿他不配跟我動手似的。想到這兒，他太不滿意了，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對著東廊下張旺一瞪眼：「朋友，你要是英雄，你趁早給我上來，咱們兩人當場比武，你甬害怕，我這脖子細腦袋掉了，怨不得你。」哎喲，他自個這麼一說，「嘩……」大家都笑了。

「你給我上來！跑月台上欺侮沒能耐的，說大話，到現在姚三爺我一露面兒，你就跑了，你是狗熊！你畏刀避劍怕死貪生，你算什麼英雄？」壞事包張旺趴在那不動，假裝肚子疼，你愛怎麼喊就怎麼喊，反正我不動氣，孔秀明白張旺的心哪，他們兩人這壞勁兒真是一把鎖一把鑰匙，所以他們兩人總在一塊兒。「我說牛兒小子。」「啊，幹什麼，臭豆腐？」「以我良言相勸，你趁早趕緊離開這裡。」「什麼話？我這兒餓著呢，剛吃上勁兒來，你怎麼讓我離開呀？」「你要是不離開可是了不得呀！」傻小子把雌雄眼瞪圓了：「什麼了不得，我招誰惹誰了？擺這兒不是為吃的嗎？不為吃上這兒幹什麼來？」「哎呀，牛兒小子，你真糊塗哇！你看月台上的那個人。」傻小子這才注意到，姚寨主正用手點指：「你上來，你不上來，我把你揪上來！你給我上來！」「喲，叫我哪？」「唔呀，傻小子，你好糊塗哇，他那是在罵你！你聽，他要揪你上去，你想想，你不上去，又不離開這兒，這不是要了命嗎？你老牛寒碇不寒碇哪？」「喲！」傻小子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我沒招他沒惹他，你揪我幹什麼？不過，既然讓我上去，我就上去。」傻小子在桌底上一伸手，「噌」的一下把八稜紫金降魔杵就提出來了，三十二斤錚明瓦亮，純鋼打制，外頭罩著金衣，這是韋陀神使的那個呀。傻小子攥著杵就站起來了，這回可沒人攔。

於恒邁步上來了，把姚安可嚇了一大跳。三寨主姚安一瞧，和尚不來怎麼來這麼一位？晃悠悠一瞪雌雄眼，這凶啊！便大聲問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喲，我是幹什麼的？我是吃的！」「你是吃的你就吃吧，你跑這兒幹什麼來？」「你要不叫我，我就來了嗎？」「噢，我這兒叫你哪？」「那麼你不叫我你指我幹嘛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瞧你這腦袋彗扭，非給你腦袋揪下來不可。」「你胡說，你姓什麼叫什麼？」「你問我？你打頭兒問，當中問兒問，還是末了兒問？」「我打裡頭問！」傻小子於恒可就說了：「家住淮安府漂母河於家莊，姓於名恒，號叫寶元，師父起的外號叫叱海金牛，小名叫牛兒小子。」姚三寨主這麼一聽：「噢，你叫牛兒小子。」「喲，你怎麼知道的，大頭鬼？」「哼，不是你跟我說的嗎？」「那我跟你不錯，你可別跟別人提啊！」傻小子天真爛漫，三寨主姚安還很喜歡他。「噢，好吧！我一定不跟別人提。你是上台動手嗎？」傻小子說：「那是錯不了的。」「是動拳腳啊，是動軍刃哪？」「拳腳軍刃都可以。」姚安便說：「那好吧，咱們兩人比試比試拳腳。」「好嘞！」傻小子把杵往月台上一放，一晃彪軀穩如泰山。姚安一瞧，喝！這大個，土黃布褲子汗衫，腰裡紮著一條皮帶，尺半長的大腳丫子，身體高大，悍仗魁梧，頭如麥門，面似彬州鐵，雌眼一瞪，一道眼睛縫兒，雄眼睜開了，跟雞蛋似的，好雄壯啊，自來帶的威風！「好吧，你進招來吧。」三爺姚安往後這麼一撤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舉拳「泰山壓頂」，蹦起來就打。怎麼蹦起來打呢？不蹦起來哪成啊，姚安那個頭兒有他高嗎？

傻小子一翻眼睛：「再來點兒，再來點兒。」他這個是餓出來的毛病，當初尚道爺教他的時候就這樣，那意思是你快來招，如果還招少了不給飯吃，饅頭也吃不上。所以他著急。三爺姚安不知道他幹什麼呀，往下一落一收拳：「唉！你念什麼咒啊？」「誰念咒？讓你再來點，還招少了，師父不給二十五個大饅頭吃，那我就挨餓了。」長頸大頭鬼姚安往前這麼一搶身，二次進招。傻小子只會八招，金剛八式掌啊，但是他這八招是十分熟練，十分磁實。

「再來點，再來點。」於恒猛得往上一伸右手，把姚安的手腕子就給攥住了，金剛式掌頭一招，降龍羅漢力千鈞，舉鼎托闌敵萬人，這是舉鼎，攥住之後往起這麼一提溜，一伸左手，「噌」一下，把長頸大頭鬼姚安的肚子就托起來了，這下子，沒把姚安給摔死在那兒！這麼老高，掄起來往月台上邊兒一摔，姚安躺那兒動不了了。有好幾個人過來，這通給他擦巴砸巴的。「哎喲，哎喲，這小子可真厲害嘿，那麼高往下摔我。」傻小子也說的好：「快下去吧，我再找別人。不摔你？我想摔雞蛋，摔得著嗎？」姚安這個氣，這小子拙嘴笨腮他還找便宜。

姚安剛被人抬下去，「噌」一下兒又上來一位。傻小子於恒一看這個人，一身白綢子汗衫，腳底下白襪子大灑鞋，絨繩煞著腰，白綢子絹帕纏頭，煞白煞白的一張臉，兩道細眉毛直插入鬢，一雙三角眼弔著眼梢兒，小鼻子頭，大嘴岔。丁字步，站在牛兒小子眼前頭：「渾小子，咱們爺倆乾乾。」「小子，我一點都不渾，我叫牛兒小子。你，你叫什麼東西？」「我不是東西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不是東西。」「胡說，我是東西。」月台底下沒有不樂的。「你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「我是大別山四寨主白面狼毒鬼，姓姚我叫姚順。」「嗯，你叫姚順呀，順兒小子，來吧！咱爺倆試試吧。」「好了，你贏了我便好，你贏不了，我要給我哥哥姚安報仇。」「好小子，來吧。」「接招吧爺們兒。」

只見這白面狼毒鬼姚順往起這麼一蹦，雙拳一掄，走「雙風貫耳」，對準傻小子於恒左、右太陽穴就打來了，傻小子一瞧他這招兒來得急，有點接不上茬了，因為傻小子的招兒得一招一式的往下使，錯了不成。人家第二招是：伏虎將軍神威廣，急提猛按莫因循。傻小子剛要接招，第三招「立掌斜劈開山斧」又到了，結果傻小子把第二招給忘了。傻小子心想：我不管你什麼招呀呀呀的，咱們就憑力氣來吧。這樣傻小子猛上右步一斜身，右手一起一撩他，右手的胳膊起來，「啪」這一掌就下來了，真跟刀似的，正切在姚順的脖子上。「哎喲！」姚順兩手一捂脖子，一個倒栽蔥栽到月台上，把脖子都摔歪了！這時上來好幾個小和尚，把姚順給架下去了。傻小子於恒一瞪雌雄眼，腦筋都繃起來了：「喲，我這招弄錯了，這可怎麼好哇！我一著急，把第二招給忘了，師父知道了，可不給饅頭吃了，哪位上來修修好，替我補一補吧。」老俠於成在東廊這個樂呀，心說：這個傻孩子還真有點兒意思。西廊下這些人都睜大了眼睛看於恒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有人喊：「傻小子，我給你補一補。」「喲，哪敢情好。」「噌」墊步擰腰打西廊下就蹦上一個人來。傻小子一看，這位大高個兒，大腦齋子，一臉的花白圈癩，穿著一身藍，煞絨繩兒，肋下佩著刀，踢死牛的鞋，絹帕纏頭，長得十分兇惡。「喲，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我乃大別山姚家莊姚家五鬼的大爺花面鬼，我叫姚恒。」「敢情是大爺上來了，噢，你也叫鬼呀。來吧，你趕緊給我找補上。」大爺姚恒一按刀把，「嚓楞楞」一聲響，把刀亮出來了，刀鞘往背後一別。傻小子機靈著呢，一瞧，喝！

拿刀子，嘴裡頭說給我找補，敢情要動真的了。傻小子一回身，把大杵也抄起來了：「喲，你幹什麼，你不給我找補了？」「哼！你傷了我家兩兄弟，你家大爺焉能饒你！」「好哇，鬼兒小子，你來吧。」猛英雄於恒左手一搭右手兒，「懷中抱月」，八稜紫金降魔杵，三十二斤，在懷中這麼一立，左腳一繃，右腳一弓，體重後移，丁字步站好。姚恒往前一直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就一刀。傻小子瞪圓了一隻眼睛瞧著：「再來點兒，再來點兒。」

姚恒還認為傻小子念咒呢。「啊？你念什麼咒？」「讓你再來點兒，還招兒少了師父不給饅頭吃。」東廊下沒有一個不樂的。王爺樂得前仰後合：「海川呀，你這個傻師弟還真有點兒意思。」童林心說：您淨寵著他！只見姚恒第二次進招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「迎風劈柳」，蓋頂就剝。「好嘿！再來點兒，再來點兒。」眼看著刀到頂梁了。其實啊，瞎掰的事兒！姚恒這刀，傻小子要躲不開真剝上，頂多剝下幾根頭髮。他有功夫，有橫練兒，刀槍砍不動紮不透。猛然間，傻小子單臂舉杵往上這麼一撩，「再來點吧！」花面鬼姚恒也是久經大敵的老綠林，但是，他叫傻小子給冤著了，他總認為他傻，使點心眼就能趴下，實際上錯了，在武術上於恒可不傻呀！夠上部位了拿杵一撩，你再想往回撒刀，焉得能夠？」「嚓楞楞楞」姚恒這虎口震得發麻，刀可就飛了，「啊！」他腳尖兒一點地剛站穩，傻小子「喚虎出洞」，拿這大杵「噌」的一下兒，對準姚恒這嘴就來了。說真的，等姚恒發現杵到了，再想躲可就來不及了，他只能隨這杵往後一撤。「嘯」一下，這杵跟大冰鑼似的，正杵在姚恒嘴唇的當中間兒，上下嘴唇破了甬說，把這門牙給杵下三個來，「撲」的一下血就噴出來了。「哎呀，哎呀！」疼得姚恒直叫。於恒不緊不慢地說：「慢慢走啊，鬼小子，回頭摔個跟頭，磕個包，就更疼了。」

早有人過來把大爺花面鬼姚恒給攙下去，搭到西院裡頭，上藥養傷休息。

這一來，傻小子可真顯出厲害來了，抱著大杵往這兒一站，剛要說話，就見月台的西邊一邁腿又上來一個人，聲音宏亮：「唉，小子，我來跟你試試。」東廊下的人一看上來的這位，可為傻小子於恒擔心害怕呀！這個人晃蕩蕩，平頂身高也過丈啊，比傻小子於恒還得猛點兒呢。前胸寬，背膀厚，肚大腰圓，頭如麥門，紫綢子絹帕纏著頭，紫黑的一張臉，兩個顴骨特別高，兩道紅眉毛似有如無，黃眼珠溜溜兒亂轉，大蒜頭鼻子，大嘴岔耷拉著嘴犄角，一對大耳朝懷，青鬍子茬。喲，長得這個凶啊！一身袂褲夾襖，腰裡煞著皮疋帶，銅什件鏗明瓦亮，腳底下大牛皮靴子，右手攥著個小孩兒。

傻小子怪心疼的：「喲，你怎麼攥個小孩兒，還腦瓜朝下，他怎麼不哭啊？」

「嘩……」月台底下人都樂了，那是真小孩兒嗎？純鋼打制罩著一層金衣，這個小小子兒整個是個人形，攥就得攥著它兩條腿的腿腕上，但是這小小子兒的右胳膊可到了腦瓜頂上反背著，腦門這還有個三稜大尖子，這叫獨腳反臂銅人槩，這東西可厲害，足有好幾十斤哪！大個兒提溜著就過來了。他就是塞北沙燕嶺叫甘虎給射死的那個二寨主燕凱的姪子，大寨主咕嘟也罕的大弟子，名叫金咕嘟。於恒開門就問：「喲，好你使小孩的。」「嗯？猛漢，臨陣對敵，不要口齣戲言，我來跟你討教討教。」「那麼，小子，你叫什麼東西？報出名來吧。」「我乃塞北沙燕嶺老寨主咕嘟也罕的大弟子，名叫金咕嘟。」「噢，你叫筋骨頭，我叫牛骨頭，咱倆敢情都是骨頭。看你這意思身大力不虧，好像你有點勁兒似的，咱倆人乾乾吧。」「好嘞！」他掄起這反背獨腳銅人槩來，傻小子把八稜紫金降魔杵左手這麼一橫，右手一托前頭這個八稜疙瘩，渾身卯足了勁，等他這反背銅人槩砸下來。「嗚——」砸下來了，猛英雄往起這麼一揉勁兒，「開呀！」這回可來真的了，「噹啷」青煙亂冒，火星四迸呀！「啊！」金咕嘟一聲大叫，指甲蓋裡頭都滲出血跡來了！只見他「噠、噠、噠」倒退四五步「撲通」坐在月台上了。這反背銅人槩熱啦，一燙手拿不住，金咕

啣往地上放，拿兩手就搓地。傻小子也一樣，「噠、噠、噠」倒退四五步，「撲通」坐下了，把杵也放在那兒了，拿兩隻手也在地上搓。於恒先說：「小子，該我打你啦。」「對，你來打我。」金咕嘟站起來，騎馬蹲襠式站好了，把這反背銅人槩拿起來，一托小孩兒的後腦勺，右手攥著腿腕，架好了著：「你來！」傻小子說這個：你砸我一下，我就得砸你一下，不砸你就吃虧了！猛英雄把八稜紫金降魔杵拿起來，「噠噠噠」往前一趕步，右手一搭腕子，往下一砸，「當！」喝，真有捂耳朵的。「噠噠噠」兩個人各自往後退，都來了大屁股墩兒，兩人手搓地，把軍刃放在旁邊。金咕嘟說：「哎，小子，該我打你啦。」「來吧。」傻小子於恒不含糊，兩個人爬起來各自把軍刃撿起來，傻小子於恒拖住了寶杵，金咕嘟往前一趕步，一舉反背銅人槩，「噠噠……」又砸下來了。你一下我一下，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臂力相同，誰也不容易贏誰。「該我砸你了。」傻小子於恒又要砸。金咕嘟說：「嘿！來吧，小子。」騎馬蹲襠式站好以後，抱著自己的反背銅人槩。這時候孔秀在東廊下喊上了：「牛兒小子好混蛋哪。」

孔秀是江南揚州人，傻小子呢，是淮安人，他們兩下裡距離不太遠，再說這兩個人耳鬢廝磨，彼此說話，都聽得十分習慣。但是孔秀說起話來，要讓金咕嘟聽懂了，就很不容易。「喲，怎麼了？」「你不要這樣地打他，這打到什麼時候才算完結呀？他比划好以後，你假裝打他上頭，然後打他的雙腿不就完了嗎？」傻小子一聽：「對呀！」但是金咕嘟沒聽懂，還催呢：「快砸呀！」「好嘞！」猛英雄於恒攥著大杵。其實呀，只要反應快一點，都瞧得出來，他那大眼睛淨看人家雙腿。傻小子「噠噠噠」往起這麼一趕步，掄圓了從上往下一砸，快到這反背銅人槩這兒了，他轉圈了，右手往外一支，從底下抄起來，照著金咕嘟的兩條腿的迎面骨上，「啪啪」就是兩杵。再看這金咕嘟可慘了，雙腿齊根打斷。因為傻小子那個杵是帶刃的，仁尖仁稜。只聽「啊——」一聲慘叫，金咕嘟把自己的反背銅人槩扔起好高來，「撲通」一躺。傻小子再往前一趕步：「好小子，你可真讓我費事啊！」說完：「撲哧撲哧撲哧」拿著大杵紮了好幾杵，鮮血濺在月台上，活活的把金咕嘟給紮死了。「嘩……」連王爺都一愣：「喲，怎麼給紮死了？」其實王爺也很喜歡金咕嘟這個人，看他那悍壯魁梧，身材高大的樣子，真惹人高興。老俠侯振遠可暗暗吃驚，西廊下鐵善寺門人弟子連遭殺戮，大禍突起呀。